

回想、回響 —

記於「響遏行雲·歷史迴聲」系列活動之後

文 / 蘇筠涵 圖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響遏行雲·歷史迴聲 — 老琵琶特展」於展覽期間（2022年10月4-20日），還有舉辦系列講座與音樂會。

「響遏行雲·歷史迴聲 — 老琵琶特展」是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北藝）音樂學院傳統音樂學系主辦、臺灣百樂琴苑協辦的特別企劃，旨在對百樂琴苑所收藏的一批老琵琶進行整理，並通過展覽、講座與音樂會等系列活動來呈現這些珍貴樂器的樣貌與聲音，打造一個平台，展開音樂上、教學上的討論與思考對話。

【系列活動資訊】

特展：2022年10月4日（二）至10月20日（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大樓四樓文資書苑

音樂會：2022年10月14日（五）19:30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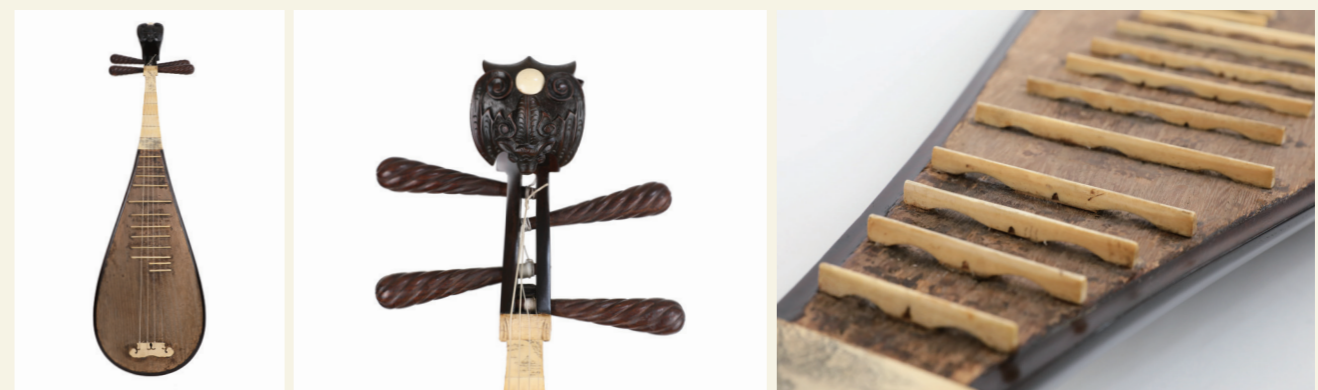
講座一「從樂器維修的角度認識琵琶」：2022年10月12日（三）19:00-20:30 | 音樂二館 M2205 教室

講座二「四相十三品絲絃琵琶之存見與修復」：2022年10月13日（四）18:30-20:00 | 音樂二館 M2307 教室

再說琵琶

「琵琶」是漢民族具代表性的傳統器樂，自被傳入中原以來，歷經漢化與改變，在明清時期逐漸定型為豎抱指彈的型態，為四相十至十三品不等，被我們稱為「傳統琵琶」並於20世紀發展成為今日所認知「琵琶」的樣貌與型態，為六相二十四品。是故今日的琵琶最多僅可回溯至明清時期，傳統琵琶直至20世紀中葉都仍在被使用著，而琵琶的改革自20世紀程午嘉在琵琶形制上做出影響性改革開始，最遲於20世紀50年代，琵琶從過去的四相十二品琵琶逐步發展為六相二十四品形制，琴體共鳴箱更厚、音域更寬，並逐漸走向規格化。

因應琵琶的現代化發展、彈奏場域的改變與主流喜好的不同，弦材也從絲絃轉換成鋼絲弦、尼龍裹鋼絲弦等，樂器細節的改變影響甚大，造就近乎全然不同的音色感受與彈奏手感，從音色質感到樂器厚薄均與現代琵琶相差甚遠。百樂琴苑收藏了一批來自中國，時代約清末民初的一批琵琶（後稱老琵琶），這些老琵琶做工精緻、各有不同加上琴苑既有之收藏，逾15把琵琶，其中有多把是未經修繕過，尚是當年的原件面板的琵琶。我們知道，換面板等於換了一把新琴，所以還能有原件老琵琶的存在，甚至還能夠彈奏，是多麼讓人欣喜的事情。



為民初紫韻樂會如意式蝙蝠頭琵琶，以琴頭上鑲嵌圓形象牙為特色，為四相十二品型制琵琶，其相、品、天牌、地牌與覆手均為象牙材質，尤以空心品為特色，為一片式面板，現代琵琶多是拼板式面板。

此時此刻的紀錄

「響遏行雲·歷史迴聲 — 老琵琶特展」其中一個目的在於將每把樂器的狀態記錄下來，計有18把琵琶，包含10把傳統型制的琵琶與8把現代型制的琵琶，其中包含有中國收藏家秦芷強先生於去年特地自上海寄來臺灣的明代蝙蝠頭琵琶、2把富有特色內裝有彈簧的傳統琵琶、一把面板中央開有音窗的琵琶、另有一把由臺灣修琴師彭一奇修復的傳統型制琵琶等，基本上時間從19世紀末跨度到20世紀後期，也見證了琵琶形制的發展與改變。這些樂器或有相品脫落、或有



左：清代琵琶琴頭。右：現代琵琶琴頭。
傳統琵琶僅有四相，今一相與六相的位置原貼有「天牌」與「地牌」，上頭多有雕刻圖樣或字樣，有時各自表述，有時上下呼應合為一圖，琵琶工藝之精妙也由此可見。

打品狀況，基本上我們僅做基本的整理與修復，並對樂器進行清理與擦拭與更換用弦。且因這些樂器聲音難得，本次策展也特別希望也能留下這些聲音，為這些珍貴的樂器進行了聲音建檔，一把把的將聲音細節錄下，不僅可以讓大家在展場看到樂器，亦可從聽覺上來感受每把琵琶的不同氣質及時間在「他們」身上留下的歲月痕跡，也可供未來研究之用。客觀的記錄是核心價值。

疫情下的應變與選擇

「響過行雲·歷史迴聲 — 老琵琶特展」的據點在北藝，我們希望能透過藝術活動活絡校園與社會的連結。因應疫情所帶來新的觀賞體驗與聆聽習慣，我們同時思考有沒有可能讓展覽可以超越校園與實體的界線，雖不能到現場看到樂器實體，但可以讓大眾在不同的地區，透過網路看到樂器圖片並聽到聲音。「響過行雲·歷史迴聲 — 老琵琶特展」的網站應運而生。正因為有規劃架設特展網站，因此在進行樂器錄音時，每把琵琶都依據特定的項目錄下聲音，比如空弦、泛音或小曲選段等，以利相互參照之用。因而我們盡量以同樣的標準來進行錄製，可惜並不是每一把樂器的條件都相同，故小曲部分有點是「量身選段」的概念，以呈現出老琵琶最完整的一面。即便如此，當一把把聽下來的時候，在同樣的項目之下，每把的音色與音質特色還是非常地清晰可辨。

與網站工程師一起從無到有，每一把琵琶都有一單獨頁面，包含有琵琶的高清圖檔、尺寸、文字說明與音檔等，位於展場的每把樂器旁均附有說明小卡，小卡上有 QR Code 可連結到老琵琶網站的音檔，以方便大家賞琴聽音，也因為網站上有詳細的文字說明，現場的說明小卡便可以簡潔扼要，不需用到太多的輸出版面，可將有限的實體空間與版面留給琵琶發展脈絡相關的文字說明與介紹，以突出實體展的特點，並與線上互通有無，環保也永續。



「響過行雲·歷史迴聲 — 老琵琶特展」線上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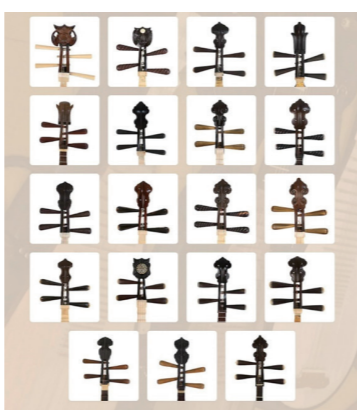
回歸聽覺經驗

「為何要記錄這些聲音？」

單聽音檔是不夠滿足的，現場的力量還是大過錄音，如能讓老琵琶們再現風華，應會是很棒的事情，也能讓更多人聽到不同於現代琵琶的琵琶聲。無巧不成書，這批老琵琶的年代有清末、有民初，有些琵琶在二十世紀中期被換過板子，還有七十年代漸趨規格化的琵琶。琵琶們一字排開也排出了琵琶的聲音脈絡，可從聽覺上實際感受琵琶，回歸到欣賞音樂的本質—「聲音」。是以「響過行雲·歷史迴聲—琵琶專場音樂會」以樂器為經、樂曲為緯，分別以傳統四相十三品絲絃琵琶與現代鋼絲尼龍弦琵琶來演奏，一人一琴來呈現不同時期琵琶於聲音特質與樂器型制上的異同。目的很簡單，希望帶來不同的聆聽經驗。琵琶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有得有失，比如琵琶上原有的精緻工藝如天牌、地牌等地被取代，比如弦材改變後聲音的確更為高亢透亮、傳導性佳，卻也失去一些絲絃沉著古樸的韻致，還有些看不見改變。然而，不管是傳統或現在，它都是琵琶音樂內容的一個重要部分，一個重要脈絡，讓一切回歸聽覺，回歸音樂的本質，然後我們才能知道要怎麼再往前。



2022年6月27、28日於國立臺灣大學藝文中心雅頌坊進行琵琶錄音，圖為學生在錄製前的試音畫面。



特展網站之「樂器集錦」頁面，此頁面除了可以點選不同琵琶去欣賞各自的細節之外，也同時呈現琵琶頭的多種樣態，包含有蝙蝠頭、如意頭、鳳尾頭、雁尾頭與壽字頭等，富有吉祥如意之寓意。



2022年10月14日「響過行雲·歷史迴聲 — 琵琶專場音樂會」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廳，右起：王世榮、賴秀綢、鄭聞欣、王琇嬅、鍾佩玲、陳麗晶、黃立騰、王乙曲、蘇筠涵、陳若芳（攝影/陳彙中）。

改變了甚麼？

琵琶於形制上與弦材上的「變」顯而易見，還有一種隱藏在背後的「變」是關係到「記譜方式」的改變。二十世紀開始，琵琶所使用的記譜形式隨著西洋音樂文化與實際上使用需求的影響，逐漸從原本以工尺譜形式轉以阿拉伯數字譜（又稱「簡譜」）與五線譜的形式來記寫樂曲，除了新編寫、新創作的樂曲之外，也將原以工尺譜形式記寫的傳統樂曲轉譯以上述兩種記譜形式來記錄，記寫特色是完整記寫下樂人所詮釋每一個音，產生所謂的「演奏譜」，這也是近代在演奏傳統作品時都會特別標示的樂曲脈絡的主因。從記錄旋律的骨幹框架到記錄完整的音樂細節，從演奏者需要參與潤飾樂曲的過程到僅需直接彈奏背下演奏譜，記譜方式的改變影響了習樂方式與彈奏上的思考。傳統曲目仍繼續不斷地被彈奏著、被傳承著，且不論我們真的是否真的將核心價值承接下來，或許先從有此認知開始。再說到近現代、當代琵琶作品，其創作編寫過程與傳統曲目不同，作曲家的參與使得樂譜的功能產生改變，如何忠於樂譜、基於作曲家的創作思維並加上演奏者的理解來忠實地演繹、彈奏樂譜是另一種的音樂養成與思考模式。四相十三品到六相二十四品，生成音樂的方式大大不同，都很重要，我們是否都僅用一種方式在想音樂？

如何在當代流動

我們看待傳統的方式將影響著對未來的看法。藉由這些老琵琶回顧琵琶聲音幾十年來的發展流變，透過聲音的真實傳遞，進一步來產生提問與思考。在進行前置工作的過程中，與學生們一起工作、一起討論，赫然意識到，許多我認為的應該，在時空環境的改變下，已然不是這個世代的應該。當我們疾呼著創新要從傳統出發，卻對自己一知半解，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天，彈琵琶的人連傳統形制的琵琶或是聲音是長甚麼樣子都不會知道了？作品始終必須和原生脈絡產生連結，無論彈奏的人之於自己，或是之於琵琶，都需誠實地面對知與不知。

琵琶有豐厚的根基、有足夠的當代活力，其音樂內容與風格已不能從一而論，在這個時代，更多人想以琵琶內為載體來抒發感受才思，這些人不一定是演奏者，可能是作曲者、可能是其他的自由創作者，看琵琶的角度多了，有更多的人人生經驗與體會進到琵琶的音樂、帶來更多的詮釋可能與概念。在琵琶之外看琵琶，容易跳脫行內普遍會遵循的規律與概念，也容易是踩在玻璃上的大破大立，此時反倒是彈奏者的內化涵養更需要被強調，我們必須要能夠為我們手上的樂器發聲並彼此尊重，底氣足夠則各種嘗試應可建立在穩健的地基上。「響過行雲·歷史迴聲 — 老琵琶特展」是個開始，從「聲音」來思考與再探索琵琶，藉由本次回顧也同時探尋著琵琶於未來的種種可能。